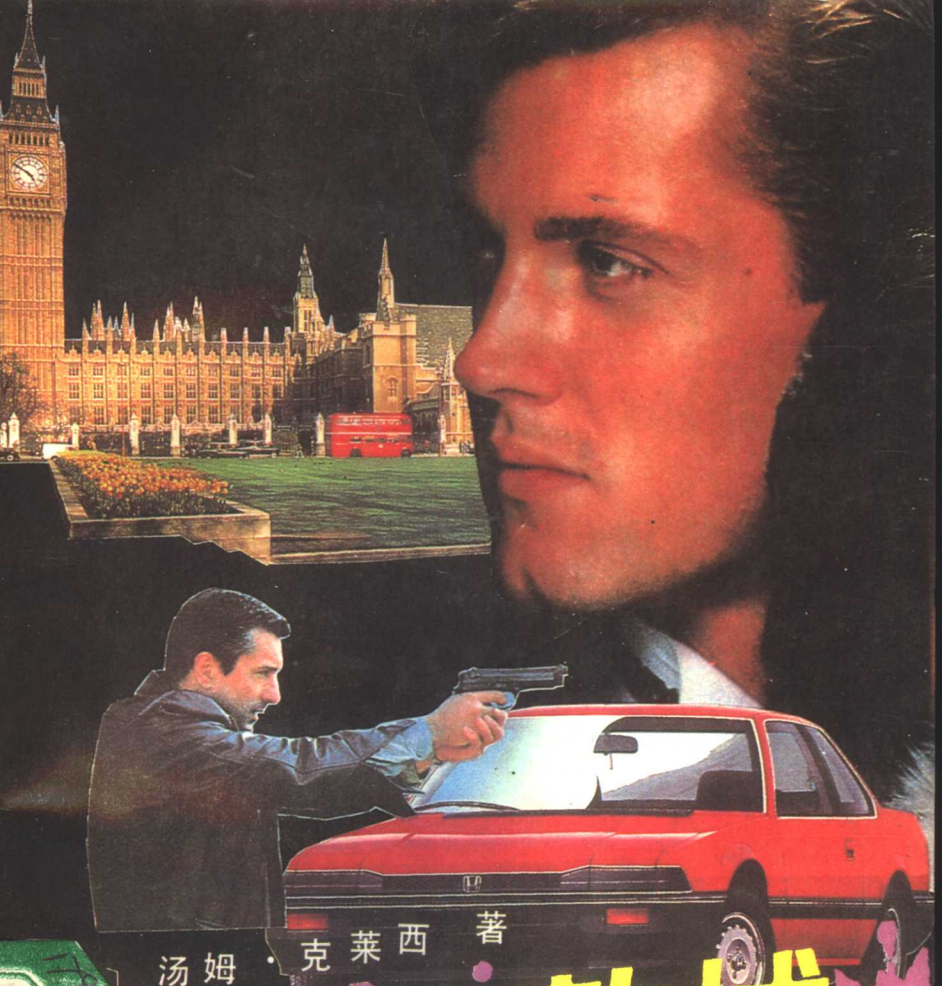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汤姆·克莱西 著

血溅伦敦城

温洪飞等译
群众出版社

I712.4
04041

I712.4
04041

血 溅 伦 敦 城

〔美〕 汤姆·克莱西著

温洪飞等译



50
的



F03408

群 众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093号

血 溅 伦 敦 城

〔美〕汤姆·克莱西 著 温洪飞 等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 京 四 季 青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3千字 插页1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721-5/I·215 定价：5.50元

印数：00001—15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阳光下的伦敦城古老而又美丽。美国旅游者、历史学家、前海军陆战队少尉约翰·帕特里克·瑞安和妻子、女儿幸福地在喧闹的街道上观光。突然，一辆漂亮的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牌轿车在离他们不远的白金汉宫附近遭袭。突如其来的枪战将瑞安——这位中央情报局特工——无情卷入。他赤手空拳与恐怖分子搏斗，身负重伤。当他得知自己所救的车内的一对男女竟是英国王子、王妃时，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本世纪最为令人震惊的野蛮、血腥的追杀之中……此书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反恐怖斗争故事。

目 录

一	艳阳下的伦敦城·····	(1)
二	女王和警察的来访·····	(17)
三	鲜花和交易·····	(52)
四	帷幄中的角逐·····	(74)
五	晚宴前的插曲·····	(91)
六	法庭上的交锋·····	(105)
七	回国·····	(121)
八	情报·····	(133)
九	圣诞节·····	(144)
十	警报·····	(162)
十一	调查·····	(167)
十二	准备·····	(173)
十三	谋害·····	(176)
十四	震惊与创伤·····	(198)
十五	反诉与决策·····	(205)
十六	希望之光·····	(210)
十七	前奏·····	(215)
十八	罪证·····	(219)
十九	精心策划·····	(227)
二十	逃亡·····	(240)
二十一	准备行动·····	(253)
二十二	聚会·····	(276)
二十三	自由的呐喊·····	(300)

一 艳阳下的伦敦城

在短短的半小时内，瑞安险些两次丧命。离目的地还有几个街区，他就走下出租车。天气晴朗，碧空如洗，太阳低垂在空中。瑞安已连续坐了几个小时的高背木椅，他想步行一会儿，松弛一下筋骨。街上来往的车辆不多，这使他有点意外，但他盼望着晚上交通的高峰期。很显然，当时人们铺筑这些街道时并没有考虑到会出现汽车这一交通工具。他确信下午那种乱糟糟的情况在今后常常会看到。他对伦敦的第一印象是：在这个城市内散步很惬意。他以惯有的轻快步伐走着，正如他在海军陆战队踏步行进时那样均匀而有节奏。

还没有走到拐角，他就想横穿街道。他很自然地左右看了一下，又向左望了一眼，这是他孩提时就养成的习惯，然后迈步走出路边——

突然一辆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呼啸驶来，他几乎被这辆汽车辗身而过——他和车之间仅两英尺之隔！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他转过身，看到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，连忙说道。

“过拐角时请多小心。你可能已注意到了人行道边的路标，它会告诉你往左或往右看。我们尽力而为，不使太多的旅游者死于交通事故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旅游的？”

警察耐心地笑了笑。“先生，因为你过街看车的方式与本地人不同。另外，你的装束象是一个美国人。先生，请加小心。再见。”警察友好地向他点一下头后走开了。瑞安却站在那儿，琢磨着究竟什么使他这身崭新的三件套西服暴露出他是一个美国人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街道拐角。路标上的印刷字提示他向右看。上面还为不识字的人标有一个箭头符号。他站在那儿，等着交通灯的绿色信号，还特别看了一下自己是否站在人行道内。瑞安告诫自己，他必须十分注意来往的车辆，特别是星期五他租一辆车时更马虎不得。在英国，不允许人们逆行行驶。他相信，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习惯的。

在英国，这只是小小的美中不足，从他第一次到英国旅行的时候，他就产生了这一想法，瑞安津津有味地琢磨着。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，擅长观察事物，对周围看上几眼，就可以得出许多结论性的看法。现在他步行在一条商业街道。他认为除了留有染成赤黄和紫色的穗状头发的闲荡阿飞外，人行道上的其他行人衣着都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漂亮。众多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。大部分楼房外观古老、舒适，而这种建筑在华盛顿或巴尔的摩早就被箱状玻璃楼房所代替。那种外面镶满玻璃的楼房在美国城市里绵延不断，但却毫无生

气。伦敦的市容与人们的良好举止融合一致。这次瑞安利用工作之便度假，第一印象告诉他，这将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。

“爸爸！”瑞安向四周看了看，发现他的小女儿萨莉正从一棵树后向他跑来，和往常一样不顾自己周围的一切拼命地跑。她猛地扑向高大的父亲。正如所料，凯茜·瑞安跟在后面。走起路来，她从来无法与他们的“白衣旋风”女儿匹敌。瑞安的妻子看起来确实象一个旅游者。佳能35毫米照相机，连同兼用作大钱包的相机盒挂在肩上。他们休假时，她总是这副装扮。

“怎么样，杰克？”

瑞安吻了一下妻子。也许英国人在公共场合根本不会亲吻妻子的，他心里想道。“很好，姑娘。他们待我如同我是主人。我把所有的笔记都收好了。”他敲着书写板。“你买到什么了吗？”凯茜笑着问。

“这里的商店无所不有。”她又笑着告诉他，好象她已经花掉了一大笔钱。“我们为萨莉准备了非常好的东西。”

“是吗？”瑞安弯下身，看着女儿的眼睛。“那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会让你吃惊的，爸爸。”小女儿扭着身子，咯咯地笑着。一个地地道道的4岁孩子。她指着公园，“爸爸，那儿有个湖，还有天鹅和地鹬！”

“这个词应该念鹬鹬。”瑞安纠正道。

“它们又白又大。”萨莉很喜欢鹬鹬。

“好，好。”他在观察着女儿的表情。他问妻子，“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吗？”

凯茜拍拍相机。“当然。我们花一整天时间买些东西，怎么样？”照相是凯茜·瑞安的唯一爱好，她很擅长摄影。

“哈！”瑞安低头看着街道。这里的人行道是红色的而不是黑色，路两边的树象是山毛榉。这是不是供行人散步的林荫路？他记不起来了。妻子也来过伦敦许多次，但他不想向她请教这个问题。

他们参观的宫殿比他想象的大，但这一建筑物隐藏在300码之外一座大理石纪念碑的后面，似乎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。这里的车辆略微多了一些，但是开得比较快。“正餐我们在哪儿吃？”

“叫一辆出租车，我们回宾馆吃怎么样？”她看看表，“或者我们走回去。”

“他们那儿应该有一个不错的餐厅。不过还早了点。这些讲究文明的地方，你必须等到晚上8点或9点才可以吃饭”。他看到又一辆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从旁边开过去，驶向宫殿方向。他盼望着这顿饭，但又不希望萨莉和他们一起就餐。坐在四星级宾馆用餐，又要侍候一个4岁的孩子真是有点扫兴。突然刹车的尖叫声从他的左侧传来。

瑞安快步跑向离他30码外爆炸的地方。是枪榴弹！他脑子里闪过这一念头。他听到空气中碎片的沙沙声，稍后他又听到自动武器开火的哒哒声。他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发现刚才的那辆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已被打得扭曲了，停在大街上，前面地势似乎低些。路已被一辆黑色轿车堵住。一个人站在那辆轿车的前挡泥板右端，抱着一支AK—47步枪向着前面扫射，另一个人迂回跑到轿车的后尾左侧。

“趴下！”瑞安猛地抓住女儿的肩膀，使劲把她按倒在一棵树后，又把妻子推倒在女儿旁边。十几辆汽车被迫乱糟糟地停在那辆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后面50英尺外的地方。这些车正好挡住瑞安一家隐蔽的地方，子弹没有伤着他们。路另一侧的来往车辆被那辆轿车堵住。手握着AK—47步枪的那个家伙在拼命地向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扫射。

“畜牲！”瑞安抬起头，简直不能相信他看到的景象。

“是他妈的‘爱尔兰共和军’，他们正在枪杀一个人——”

瑞安向那人的左侧移近了一点。从这个方向他可以看到街道两端的行人，他们都转回身，瞪大眼，吃惊地张着嘴。这是真的！他想，就在我面前，正象一些芝加哥电影里的歹徒行凶场面。两个坏蛋在杀人。就在这里。就在现在。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模一样。“婊子养的！”

瑞安又向左侧移动了一下。一辆停靠的车遮住他，他没有被发现。他以汽车的前挡泥板作掩护进行观察，发现一个人站在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的左后尾。他正站在那儿，拿着手枪的手伸着，好象在等着里面的人从车门中跳出来。车身挡住了瑞安的视线，他看不见抱着AK—47枪的枪手。那个人蜷伏在地上正在射击。附近的这个枪手后背正对着瑞安，离他不到50英尺。他弯曲着腰，一动不动，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车门。

瑞安做事总是莽撞有余，冷静不足。他低头曲身，借着那辆车的掩护很快地移动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眼睛始终盯着他的目标——那人的后背。这是在高中时橄榄球队教练传授的动作。仅用几秒钟，他就越过了这段距离，但紧张得心“砰砰”直跳。他希望那家伙在他到达之前一直呆在那儿不动。

离那人还有5英尺，瑞安放低两肩，向前猛冲，这是他的橄榄球教练曾引以为自豪的动作。

瑞安使用橄榄球的擒抱动作，使未加防备的枪手完全措手不及。对方扑哧向前倒下。瑞安听到骨头的折断声。那人的头被撞在汽车的减震器上，又反弹回来，摔在人行道上。瑞安很快爬起身——喘了几口气——又卧倒在尸体的旁边。那人的手枪已从手上掉下来。瑞安伸手捡起它，是一支他从未使用过的自动手枪，象是一种9毫米马克罗夫式手枪或者东方集团其它一类的武器。手枪的保险已关上，他用右手小心谨慎地搬弄着——他的左手似乎不大灵活，但他并没有注意到。他向下看了一眼刚刚被他摔倒在地的家伙，又向他的臀部补射了一枪。然后瑞安端起枪，举到齐眉的位置，随即移到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后尾的右角。他蹲下身子，贴着车身的边缘向另一侧观察。

另一个AK枪手趴在街道上，用手枪向车内射击，另一只手似乎拿着什么东西。瑞安深吸一口气，从车后面走出来，端平手枪，瞄准那人的胸部。对方先是转过头来，然后身体转过来，向瑞安射击。双方同时开火。瑞安看到子弹击中了双方的胸部，同时感到自己的左肩遭到猛击。9毫米弹丸使那家伙象遭受到巨大的推力向后趔趄了一下。瑞安再次端起枪，扣动扳机又射了一发。第二颗子弹击中对方的下巴底部，他的头部爆炸迸裂，激起一片湿漉漉、桃红色的血花。他象是木偶一般扑通倒在人行道上。瑞安一直把枪口对准那人的胸部，直到感觉自己的头部不适才垂下枪。

“噢，上帝！”瑞安突然感到头晕目眩、呼吸困难。他张着嘴，渴望多呼吸些空气。那股刚才支配他身体的力量似

乎倏地消失了，他感到身体虚弱，几乎要崩溃。那辆黑色小轿车后退了几码，又加足马力，从他旁边穿过，沿着街道驶去，然后向左拐上了便道。瑞安不想记下轿车的车号。他已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情搞懵了，他还沉浸在刚才的情景里。

被他击中两发的家伙显然已经死了。他倒在一英尺宽的血泊中，眼睛睁着，也许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吃惊。看到死者戴着手套的左手握着一枚手榴弹，瑞安的心立刻凉了半截。他弯下腰，发现手榴弹的开尾销还在木柄里没有拉开。他把目光移向那辆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。

第一颗手榴弹已把车前部炸成碎片。前轮已被炸歪，车胎扁瘪。司机死了，另一个尸体倒在前座上。挡风玻璃已碎片累累。司机的脸飞离身体，被烧成斑斑孔孔的块状。把司机座位和后座分开的玻璃隔板上有一片红色血迹。瑞安走到车的后部，向车内后座望了望。一个男子面部朝下，倒在车板上，他的下面露出一位妇女的衣服。瑞安用枪托敲击车窗。那个男子身体动了一下，然后又一动不动了。瑞安想，至少他还活着。

瑞安瞧一眼他手中的枪，滑机已扣上，弹夹里子弹已打光了。现在他呼吸急促，双腿发颤，两手开始痉挛似地抖着，这使他受伤的肩部阵阵剧痛。他环顾四周，眼前的事情使他一时忘记了疼痛——

一个士兵正向他跑来，后面不远还跟着几个警官。瑞安想，一定是宫廷的卫兵。他头上的熊皮军帽跑掉了，但手里端着步枪，枪口下是半英尺长的刺刀。瑞安很快想到，枪膛里不知是否装有子弹，但认为要搞清楚这一点可能代价太大

了。这是一个卫兵，他告诫自己，一个从第一流部队挑选来的士兵，受过专门训练，在被送到进修学校受训之前（在那里，学校把他训练成习惯于被游客观赏的发条玩具），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各方面本领都比较过硬的人，也许素质和海军陆战队员一样过硬。他怎么这么快就到这儿了？

瑞安缓慢小心地把手枪拿出来。他压一下卸下弹夹的按钮，弹盒“咔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接着，他斜提着枪，以便让那位士兵能够看清枪里没有子弹。他把枪放在人行道上，后退几步。他想举起双手，但左手却不听使唤。卫兵一直很机警地跑过来，扬起头，眼睛左右搜索着，但眼光一直没有完全离开瑞安。在离瑞安10英尺的地方，他站住了，刺刀正指向瑞安的喉咙，这正是兵器教范上的姿势。他胸部在起伏，但却面无表情。

一位满脸通红的警察还没有跟上来，他正对着一个小话筒叫喊着。

“别紧张。”瑞安语气尽量显得坚定有力，但却没有多大效果。“我已干掉两个坏家伙。我是好人。”

卫兵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这个家伙确实是经过专门训练的。瑞安可以看出他在想什么——用刺刀刺中目标的后背一定易如反掌。瑞安想，他决不躲闪他刺来的第一刀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”瑞安转过头，看到小女儿穿过停住的车辆，飞快地向他跑来。这个4岁的孩子距他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，因惊吓两眼圆睁。她又向前跑了几步，双手围抱着父亲的一条腿，对着卫兵尖声喊叫：“不许你伤害我爸爸！”

士兵愣愣地看看父亲，又瞧瞧女儿。这时凯茜更加谨慎

地走过来，双手举在空中。

“士兵，”她以职业性的命令口气说道：“我是医生。我要处理他的伤口，所以你可以把枪放下，现在放下！”

后面跟上来的警察抓住士兵的肩膀，对他说了些什么，瑞安没有听清。士兵的神情放松了，枪口也随之略微离开瑞安站着的方向。瑞安看到更多的警察跑到了现场，并且开来了一辆白色小车，警报器在叫着。局势正在得到控制。

“你这个大傻瓜。”凯茜检查着伤口，显得毫无同情心。瑞安新西服的外套的肩部有一块深色污迹，灰色的羊毛服变成了紫红色。他的整个身子在发抖。他有点站不住，萨莉吊在他一条腿上的重量使他摇晃起来。凯茜抓住他的左臂，让他坐在人行道上，后背靠着车边。她把他的外套从伤口处除去，轻轻地抚摸他的肩膀，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点温柔的感觉。她伸手从后面裤袋里掏出手帕，用它包扎了一下伤口。

“感觉不是太好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爸爸，你在流血。”萨莉站在一臂之外的地方，双手象小鸟的翅膀在摆动着。瑞安想走过去，告诉她一切都很好，但3英尺的距离却象千里路程般地艰难和遥远。肩部的感觉说明他的伤势不轻。

现在车的四周已聚集十来名警官，他们气喘吁吁。其中三个拔出手枪，目光在人群中搜寻。另外两名士兵从后面跑来，一位警官迎上去。他还未来得及说什么话，凯茜就大声命令道：

“叫一辆救护车。就现在！”

“救护车正在路上，太太。”那位警官彬彬有礼地回

答，“为什么不让我们料理这些事呢？”

“我是医生，”她简短地说道，“你有刀子吗？”

那位警官转过身，从第一位卫兵的步枪上取下刺刀，然后蹲下身子帮助她。凯茜把瑞安的外套和背心撩起，让警官用刀把衬衫从瑞安肩部裁下来。她把已被血渍浸透的手帕换了下来。瑞安反对她这么干。

“你别说话，杰克。”她看了看警官，用下巴向萨莉站的地方示意。“把她带离这儿。”

警官招手让一名卫兵过来。这名士兵双手把萨莉抱起来，带她走到几步远的地方。他把她托在胸前轻轻地摇晃着。瑞安看到小女儿在可怜巴巴地哭泣，但却不明白，哭声好象很遥远。他感觉皮肤冰冷潮湿——难道是休克？

“该死。”凯茜粗鲁地说道。那名警官递给她一条厚厚的绷带。她把它敷在伤口上，但立刻被殷红的血液浸透。瑞安呻吟着。他感觉好象有人用斧头在劈砍他的肩部。

“杰克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她在笨拙地解他的领带，发现他牙关紧咬，便不由自主地问道。

瑞安粗声粗气回答她：“我没干什么——我什么也干不了！”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有助于减轻他的痛苦，但说完话后却耗去了他一大半力气。

“噢，”凯茜含糊地说道，“你在拼命地流血，杰克。”

更多的人从其它方向跑来，似乎许多人和带有警报器的汽车一起涌到现场。其中一些人穿着制服。一名身着制服、肩章更加漂亮的警察开始向其他人发出命令。场面很壮观。恍恍惚惚的瑞安在辨认眼前的景象。他坐在那儿，倚靠着

“罗尔斯·罗伊斯”，衬衫透湿殷红，好象血从水罐中涌出。

双手都是丈夫血迹的凯茜，还在忙着尽量把绷带扎好。眼泪汪汪、哽噎着的女儿被那位壮实的年青士兵双手抱着，他似乎正在给她哼着歌，但瑞安听不清。萨莉双眼紧闭，表情充满绝望和痛苦。神智不清的瑞安发现这一切很有趣，但一阵剧痛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。

那位显然是负责人的警察检查了周围的情况后走过来，对另一位警察说：“把他移到一边去。”

凯茜抬起头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开另一边的门。真是可恶，我这里有个人在流血！”

“太太，另一边的门卡上了。让我帮你。”三个人把瑞安移到旁边一英尺左右的地方，随即那位级别较高的警察打开了车门。他们并没有把他移得很远。车门猛地打开后，门边碰到了瑞安的肩部，他昏过去之前听到最后的声音是他自己痛苦的尖叫声。

瑞安的眼慢慢地睁开，他时而清醒一些，时而又昏迷过去。过了一会，他感觉到自己躺在车内。颠簸使他感到胸部疼痛。他似乎听到远处刺耳的可怕声音。他隐约看到两张自己熟悉的面孔。凯茜也在那儿。不，不是她，他们穿着绿色服装。除了肩部和胸部火辣辣的疼痛外，其它一切都是隐隐约约、捉摸不定的。当他闭上眼，这一切又都不见了。过了一会，他感觉似乎身在异处。

一所医院。几分钟后他才做出这一判断。我怎么呆在医院里……他费劲地想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才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到这儿来。

“啊，醒来了。”声音从不远处低低地传来。瑞安低垂

下巴，看到一位50多岁的护士。她有一副贝蒂·黛维丝式的脸盘，但上面已刻下岁月的痕迹。他想和她说句话，但嘴似乎被胶住，结果却发出刺耳的呱呱的声音。正当他还在琢磨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的时候，护士走出去了。

约一分钟后，一个男子走了进来。年龄大约50岁，瘦高个子。他穿着外科绿色工作服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似乎还带着其它什么东西，瑞安看不清楚。他显得很疲劳，但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。

“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瑞安想，这次一定要说出完整清晰的话来。医生向护士示意一下。她走过来，让瑞安从玻璃管呷了一口水。

“谢谢！”他用舌头在口腔里搅动，然后一口咽下。他似乎一下要把水全部吸收。“我这是在哪里？”“这是圣·托马斯医院外科康复中心。我们已为你做了左上臂和肩部的手术，现在你正在康复。我是你的外科医师。我们已连续为你工作了——噢，已有6个小时。看起来你现在可以安然活下来。”他审慎地补充了一句，似乎把瑞安当作自己的一件成功杰作。

瑞安麻木迟缓地自付道，英国人的幽默感，在其它情况下可能会令人钦佩，但在这种场合却显得枯燥无味。他正准备做出回答，凯茜出现在门口。“贝蒂·黛维丝”护士走过去阻止她过来。

“对不起，瑞安太太，这里只让医务人员——”

“我是医生。”她扬起手中的身份证。那位医生接了过来。“威尔默眼科学院，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。”医生伸出手，向凯茜投来一个友好的同事间的微笑。“你好！我叫查